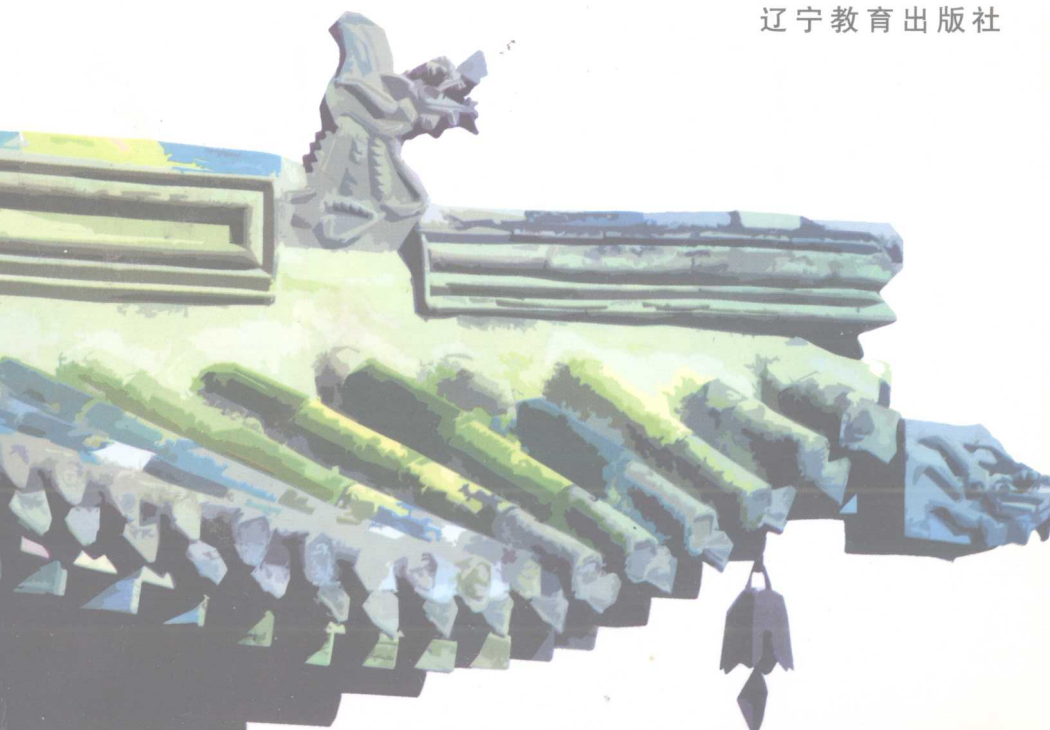


Climbing Strange Mountain

我在中国做外教

(美) 乔纳森·哈根 著
邱谊萌 刘敏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Climbing
Strange
Mountain

我在中国做外教

(美) 乔纳森·哈根 著
邱谊萌 刘敏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 Jonathan Haagen,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中国做外教 / (美) 乔纳森·哈根著; 邱谊萌 刘敏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7
书名原文: Climbing Strange Mountain
ISBN 7-5382-7803-6

I .我… II .①乔… ②邱… ③刘… III .访华观感
IV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8656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辽宁省沈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1

印数: 1-3000 册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璇

责任校对: 黄鲲 张磊

特约编辑: 朱玉玫

技术编辑: 袁启江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熊飞

定价: 20.00 元

前言

当你在异国他乡时，常常会被人反复问到一些同样的问题。游历在美国的中国人可能会问到有关姚明、成龙的问题；有关中国烹饪的问题；也可能被问到关于美国前景的问题。“你认为我们的国家怎么样？”，“你喜欢我们国家什么或不喜欢我们国家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我在中国执教和旅行期间，我曾被一次次问到：“你会用筷子吗？”；“你喜欢迈克尔·乔丹吗？”；“你有枪吗？”我遇到最多的问题有两个：

“你喜欢中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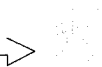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喜欢中国？”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很容易回答。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甚至可以说我喜欢中国就像喜欢某件很想得到的东西，但它并不属于自己一样。

而要回答出第二个问题则要困难得多。

我相信大多数外国人喜欢中国是由于它的过去。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拥有历代王朝、帝王和紫禁城；它是一片既神秘而又有魅力的土地。虽然这些都值得我去欣赏，但这并不是我喜爱这个国家的真正原因。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它的过去，而是因为它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国正处于一个面向世界的历史变革时期。它的发展和前进的速度比任何拥有人类文明史的国家都要快。人们能够迅速地、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城市的发



展、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以至于人们很难否认：这是一个中国的世纪。

当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经历过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历程。但是，我必须提到中国的活力，因为它是我所要讲述的我的故事的背景。没有中国震惊世人的开放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就不可能发生我的故事。

那么，我为什么会喜爱中国呢？

如果你从汉字意义上来比较美国和中国，美国意味着“美丽的国家”；中国意味着“中心国家”，这有助于解释我对这两个国家的感受。虽然美国是我的家园，它非常美丽，但是中国越来越成为众多事物的中心，中国是发展的动力之源。

我爱中国，这是因为这地方有着与生俱来令人兴奋的事物，它的人民有着令人惊奇的奋斗目标。中国人向往着占据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这使他们奋发图强；使他们富有冒险精神；使他们充满了活力。我对中国的爱是对这片土地和对中国人民的爱，而中国人所拥有的奋斗精神则激励着我的这份爱。

我对中国的爱也来自我所遇到的中国人对我的友好、坦率和慷慨。我作为一名异乡人独自来到中国，当我离开时却拥有了许多有如兄弟姐妹及亲人般的朋友。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了我；当我迷茫的时候是他们为我指明了道路。

最后，我爱中国是因为它开阔了我的眼界。我来中国之前，我的生活见识极其有限，我几乎不能想象和理解一个美国以外的世界。中国不仅向我敞开了大门，而且给予了我整个世界。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高以及更加的开放，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我不仅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还结识了一些法国、俄罗斯以及非洲的朋友，而美国政府并不把这些入视为朋友。因为中国的开放，我能遇到这些人，后来他们还成为了我的朋友。

我要讲述的是我个人的故事。

它是一个单纯、无知、天真烂漫的外国人游历中国的故事，而这个外国人开始并不了解这片土地，不了解它的语言文化。当我22岁来到中国时，我才大学毕业两个月。我在沈阳居住了一年并到这个国家的各地去游览。我是一名教

师，也是一名学生。我是一个局外人，同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曾努力理解并接受中国，而中国则包容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缺点。

在任何旅居国外的故事里，都会有矛盾，都会有误解，都会有困惑，总有来自双方的碰撞和误解。可以说，那些问题几乎都是语言或文化障碍的结果。我从我的中国朋友、学生和教师的友好中感受到是人性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在文化和语言的外表下，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心愿和恐惧驱使着，我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我的故事是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交融，它是一个中国向世界开放以及世界睁大双眼看中国的故事。在很多方面，故事讲的是关于东西方的差异。可以说，我从中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认识到我们都有人性，我们拥有许多的共同点。

那些分开我们的力量与联结我们的力量比较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乔纳森·哈根

2005年9月2日

目 录

第一章 到达北京 /7

第二章 沈阳，我的新家 /8

第三章 当老师，我迈出的第一步 /15

第四章 中国朋友 /22

第五章 外国朋友 /31

第六章 不劳而无获 /44

第七章 一个外国嘉宾的生活 /51

第八章 中秋节的月饼 /62

第九章 生日快乐，东北大学 /73

第十章 长春的国际关系研讨会 /79

第十一章 “错误”喜剧 /91

第十二章 教与学 /107

第十三章 爱情故事 /121

第十四章 新工作，新朋友 /144



第十五章 表示感谢	156
第十六章 无奈的结局	161
第十七章 沈阳的教堂	176
第十八章 圣诞快乐	181
第十九章 哈尔滨：难忘的经历	199
第二十章 南方：荆棘之路	219
第二十一章 我是沈阳人	300
第二十二章 我的学生和朋友纳尔逊	307
第二十三章 春季学期	315
第二十四章 广播明星	325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讲演	330
第二十六章 再见	340
第二十七章 爬怪坡	349

第一章

到达北京

我奔跑着。

我本该在北京机场逗留的三个小时却在大洋上空白白地流逝了。我们到达北京时，飞机误点太多了，我要转乘飞往沈阳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在诺大的机场内，我不得不穿越人群去赶飞机。

我在狂奔。

没头苍蝇似地奔跑再加上刚刚穿越太平洋旅途的辛劳，使我额头上的汗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在奔跑的途中看到许多中国人掏出雪白的手绢向我挥动着，仿佛在演练投降。我在中国的生活就这样在没有一丝尊严的境况下开始了。

我正要跑过一个没有多少服务人员的问询处时，一个穿着漂亮的黄色套裙的美丽姑娘令我的奔跑停了下来。她用非常甜美而又蹩脚的英语说：“我来帮助你吧！”

我们一起奔跑。

她把我又推又拉地弄到每一排办理手续队伍的前面，而且令那些工作人员都没有什么意见。刚一办完手续，我们立即朝着登机口飞奔而去，这时候中国航空公司的空姐正在最后一次通知尚未登机的乘客。

我总算到了登机的地方，我感激地转向那个领我过来的不知名的漂亮姑娘。“我怎么感谢你呢？”

“你给我钱吧！”她回答道，只是说话的声音有点不如刚才那么甜美了。

第二章

沈阳，我的新家

“沈阳体现了真正的中国。”

2月里，普林斯顿大学亚洲项目主任打电话来，她要给我介绍一份工作。“你对去沈阳的东北大学教书感兴趣吗？”她问。

“当然感兴趣！”我说，尽可能地掩饰我的一无所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沈阳是什么地方、它在哪里。

“好，”她回答道，“但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那是个多沙尘的城市，一个气候不好也不卫生的城市，但沈阳体现了真正的中国。”

在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后的几个月里，她的忠告是我对沈阳唯一稍微明确的认识。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们不太热心于描述这个城市，他们说沈阳太冷、太旧，总之难以接受。教我汉语的老师是在上海出生的，当他知道我要去沈阳时，吓了一跳，对我要去的地方做出严厉的批评，他提到的一些缺点甚至把我逗乐了。

“难道沈阳一无是处吗？”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

“你看，你是一个老师。我想你可以去各地旅游。”

20分钟前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现在又要起飞了。我乘坐的小飞机载了不到50名乘客，作为机上唯一的外国人的我引起了所有其他乘客的注意。我突然感

到不自在，有些狼狈。刚才在机场上像风一样地奔跑使我满身是黏黏的汗，看起来就像是刚参加竞选后的里查德·尼克松一样。我的外表像我的国籍一样非常引人注目。在我刚到中国的头20分钟里，竟有30多个人要给我他们的手绢来让我擦汗。我为了能“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而特意穿了身笔挺的西服，现在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看起来就像商店里的葡萄干。我筋疲力尽了，真担心来到“真正”的中国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当我们到达沈阳上空时，天黑了，很昏暗，我什么都看不见。下面是我不认识的800万沈阳人。飞机上的广播用汉语播诵了几次通知，还可能用英语播诵了一次，但我听不懂。机场很小，几乎是空的，因为我是搭乘那晚的最后一次航班到达的。我通过了海关检查，步入了机场的中央大厅，那里兴奋的中国人和我的乘客伙伴们打着招呼。

我向外看，看见了一个男人正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JONATHAN”，这时我涌上了一种难以名状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个人是王建平博士，他是我多多少少认识些的一个中国北方人。整个夏天他给我写了几封像商务性质的电子邮件，要求我填写外事办的各种签证表格。我把那些具有商务性的传真连同表格一起寄了回去。我听说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一个文学教授并爱好打网球，但我基本上不了解他。尽管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

“我是乔纳森。”我说着走上前去。

“我是建平。”他回答说，“用我的手绢吧！”

王博士在四五十岁之间，是个很潇洒的男人。他每天抽一包“红梅”牌香烟，但仍很健壮。他穿一件高尔夫T恤衫，戴着棒球帽，这对他来说有点儿像制服的性质。他的嗓音低沉而平缓。

我擦过汗，要把手绢还给他，他示意让我留下手绢。

“这是唐。”他向我介绍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

“很高兴见到你，”她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欢迎你来中国沈阳。”

我们走出了机场大厅，向王博士的汽车走去，我吸了第一口沈阳的空气。我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城镇，对大城市的一些东西还不习惯，特别是污染的空气。我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沈阳的空气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



在刚到沈阳的几天里，我还总能闻到空气中焦油和煤的气味。我的这两个朋友似乎不在意空气的污染，王博士立刻点了支烟。

机场在沈阳市郊约 15 英里处，但是那天晚上主要的高速公路因修建而关闭，我们不得不绕远到东北大学。我们从南面进入了城市，路过了浑河。看到路旁有许多二三十层的大楼正拔地而起。王博士用他那和缓、低沉的声音解释说，这个城市有些乱，但这正代表了它在进步。

东北大学位于城市的南部，它距离浑河的北岸只有几百码。在城市里驾车比较困难，由浑河大桥到东北大学的南门又花了 15 分钟，晚上 11 点多我们才到东北大学。校门已经关了，一条铁链挡住了去路。在汽车喇叭响了几声后，几个摇摇晃晃的保安出来把铁链放低，他们没有要求确认我们的身份就放行了。

我们慢慢地穿过校园，到达了第六宿舍楼，也就是外国客人住的楼。王博



东北大学图书馆

士又按了按汽车喇叭，叫醒了看门人。看门人让我们进了大楼，他示意我进去，并帮我把行李拎到了四层楼上。

“睡觉吧。”王博士指示说。

他走了。唐挥手说再见，她又一次说很高兴见到我，并在走出去后关上了门。

现在我在中国是孤身一人了。

我的房间看上去像美国大学的宿舍。有着同样的瓷砖地面，水泥石料的白色墙壁以及荧光灯。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我打开了电视，正在播出的是一个中

国的连续剧，剧中的一个中国军阀正哼着小调。床上没有床垫。有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看到西式的厕所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四处走了走。我看不懂电视节目。我太累了，只能睡觉，我又太紧张了，睡不着。我躺在木板床上，使劲想着醒来后将要面对的中国生活。

清晨5:30我醒来，感到几乎一直没睡着。我看了看房间的四周，决定开始一天的生活。但是我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怎样给别人打电话。我没钱也没食物。在我的生命中，从我两岁起就没有过如此无助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儿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一样。我盯着电话，乞求能和电话另一端的某个能指点我的人通话。

积极地等待很难。

我一个人玩扑克牌游戏，接着看电视，八个频道按来按去。接着，我读《又快又有趣地学汉语》一书，尽可能地练习汉语普通话。那一课练习的表达方式是“怎么样？”意思就是“对于某事你怎么想”。你会说：“这食物怎么样？”或“我的汉语怎么样？”然后人们就会给你谈谈他们的看法。

“乔纳森，怎么样？”我一遍又一遍地说，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尽量适当地加重语调。

中午了，还没人打电话过来，我决定出去看看。天气很晴朗，我毫无目的地来到街上。我所住的大楼外的街上有很多人，有来来回回的行人，有正在骑自行车的人，还有和朋友踢足球的人。我走到街上就失去了灌木和树的遮挡，许多双眼睛都转过来了。行人不走了，骑自行车的人不骑了，踢足球的人也不踢了。

那么多的人盯着我看。

他们的表情不是敌意的，也不是说教的，只是好奇。然而，我在美国几乎从未引人注意，现在对我来说真是一种陌生的感觉。

我感到难为情。

我跑回了楼里。

天黑了，仍没有人来过或打过电话。我还一直没吃东西。我仍然很难为情，不能一个人到人多的外面四处走动。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在我的房间里继续练习汉语。



“我的汉语，怎么样？”我在屋子里兜圈子。“沈阳，怎么样？”

敲门声打断了我一团糟的汉语。

打开门，发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

“我是王博士的研究生。”她说。

“我是乔纳森。”我感觉到轻松愉快。

我跟着她走，她带我经过东北大学的小西门，去了附近的银行。她帮我换了钱，又帮我买了一些东西。我很难听明白她说的英语，所以每次我们经过一些地方，她向我介绍时，我就会说：“哇，真的吗？”

她坚持要请我吃饭，我们去了离我宿舍最近的学校餐厅。如果在过去的两天里我吃过些东西，那么我会觉得那顿饭普普通通，但是我一直没吃东西，所以那顿饭吃起来特别的香。在家时，与其他美国人相比我是很会用筷子的，但是按中国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却显得很笨拙。她一看到我拿起筷子，慌了，跑开后拿回来一把叉子。“这个大概更适合你。”她说，并尽量在一个无助的外国人面前做一个好主人。

她坐回到鸡肉和米饭面前时，我指着食物用新学到的汉语问：“怎么样？”

“什么？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猜我根本没掌握语调。

我用英语询问我将要上的课，问如何和王博士联系，还问我该做什么事。

“我想你这些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她说，没再继续说下去。

我再没与任何人聊天，直到两天后我拿到我的课程安排。我只身一人，但并不孤独。我只是感到自己在公共场合的人群中十分的尴尬。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不知该怎样做才合适。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处于周围都是陌生人的地方。我最先了解的汉语词汇是“外国人”和“老外”，随处都能听到人们很兴奋地提到这些词。

星期六天气很好，这么好的天气不该用来玩电脑游戏或练习错误的汉语发音。刚来时感觉到的空气污染已经感觉不到了。气温是 90° F。我离开空气混浊的房间，向学校小西门的方向走去。

透过学校周围最高的建筑物上能看到一个巨大的供人游乐的摩天轮。我朝它走去，一直来到矗立着那个摩天轮的公园边。

那是南湖公园。

这个公园占有12条街区那么大的面积。公园正中间是南湖，这是一个条形延伸的湖，湖面上挤满了天鹅形状的划桨小船。到处都是年轻的中国夫妇和建筑工人，他们躺在柳树底下睡觉。关于沈阳的导游册和一些文章中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沈阳，批评它由于工业造成的污染和气候的恶劣，但从未提到过南湖公园这样的地方。南湖公园是绿草如茵的美丽的地方，由于植物的茂盛和游人的到来而充满着生机。

我来时准备找的那个摩天轮在一个小游乐场里，小游乐场坐落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

南湖的摩天轮是陈旧的，它有100多英尺高，看起来摇摇欲坠。尽管公园每年都把它漆成白色的，但是几个月后，白漆的下面就会露出暗红色的斑斑锈迹。甚至在没有人开动它时，风也能慢慢地推动它的轮子，发出缺油的嘎吱声，声音回荡在整个公园里。

在公园的后面是一个陈旧的建筑物，看起来像一个卡通教堂。金属的房顶



上到处是锈，曾经高耸在顶部的塔尖儿已经脱落很久了，它已被一款飞机风向标所代替。



那里好像是几乎被遗弃了的戏院那样荒凉。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国很少有这样萧条而无人使用的地方。在卡通教堂的后面，面对着嘎吱作响的摩天轮，我在沈阳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在那整整一年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